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每份售六百元·

第一卷 第十六期

專論

論上海民亂 儲安平

語言的宗教 高名凱

關於「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吳世昌

特稿連載

派與匯(二) 潘光旦

科學叢談

美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蔡壬侯

觀察通信

海南島的台灣人(海南島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青海的馬步芳(西寧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二) Donald Morrow 著 梁實秋譯

讀者投書

以科學服務人類 左埴

科學・和平 王次通

關于新疆 效先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本刊成本增加·售價不增

關于本刊售價，茲有二事須向讀者報告：

一、自十一月起，上海一般刊物，與本刊同樣份量者，即已售七百元或八百元，本刊售價仍為六百元。

二、自十二月份起，本刊成本，又有增加：

1. 排工支出增加百分之十五。（說明：本刊自第十三期起，即將觀察通信及讀者投書等欄稿件，改用六號字排。一方面每頁容納的字數因之增加，一方面，五號字的排工每千字八千四百元，六號字的排工則需九千六百元，排工負担，變料加重。故排工支出，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2. 稿費支出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說明：以前稿費為千字六千元至八千元，自本月起，增為千字八千元至一萬元。）

3. 薪工支出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說明：本刊同人，薪金均極菲薄。近以物價上漲，不得不稍為提高。同時因業務日繁，原有人員，不敷分配，自本月起，增聘職員一人，練習生一人，故全部薪工支出，較之上月增加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我們願意向讀者報告，本刊開支雖然增加，我們在可能情形之下，不願增加售價，藉以減輕讀者的負担。我們唯一要求讀者給我們協助的，就是希望零購讀者都能直接定閱；已經是我們的直接定戶，能幫我們再介紹幾個直接定戶。我們現在已有二千一百名左右直接定戶，但我們**要求有更多的直接定戶**，以鞏固本刊的基礎，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盡最大努力來幫助我們。

觀察週刊社啓

Bobby HAIR OIL

寶貝頭油

上海偉林工業社

寶貝牌

脣膏
雪花霜
指甲油

各種化裝品

電話：七五四五〇〇 七五三三〇〇轉

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七十號

行政院物資供應局特約分代理

新華汽車公司

陝西南路（亞爾培路）三三六號

出售

道奇T234 伍噸 大卡車

兼營

各色汽車零件買賣及修理！

電話：79021 71751

電報掛號：Chimotors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零售：每冊六百元
訂閱：平寄者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先付一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十六期
卅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高名凱：燕京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蔡壬侯：國立編譯館助理編纂
梁實秋：前北京大學教授

論上海民亂

儲安平

本年七月，上海市政當局，認為攤販有礙觀瞻，妨害交通，決予取締。據吳市長十二月一日廣播：「警局對攤販之處罰，第一第二兩次違章設攤者處以罰款，第三次給予拘押。」又稱：「當市府決定取締攤販時，亦曾充分顧及彼等（攤販）之生計問題，故給予八、九、十、三個月之限期，勸令于此時期內，遷地營業，或另謀生計。」在最近三四個月中，一般攤販，因為政府將予取締，生活發生問題，大都感覺憂慮不安。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警務當局，開始嚴格執行命令，拘捕小販。被拘小販，據報載約達七八百名；分押黃浦老閘兩區分局。適值寒流襲滬，氣候驟降。被捕小販家屬，送衣送飯，狃於積習，諸多扞格。同時謠傳被捕小販已有數人因饑寒死于拘留所中，羣情激憤。十一月三十日清晨，被捕小販家屬多人，前往黃浦分局請願，要求釋放。其後聞風往者，愈聚愈衆。警務當局，運用各種警衛方法，防止彈壓。在這激盪的騷動中，若干商店被羣衆搗毀，全市歇業，交通阻斷，警察鳴槍多次，多人受傷。全市陷入極度的混亂、動盪、恐怖、不安；詳細情形，業見報載。這次騷動，延續至四十八小時之久，牽連的地區幾佔上海全部商業區域。直接參加這次騷動者，約在五萬人左右，間接受此次騷動影響者，約在一百萬人左右，而同情關懷這次騷動者，至少在三百萬人以上；這些還都是最保守的估計。

我們對于這次騷動，默察其間因果趨向，不無感觸。第一，這次騷動的性質，不僅僅是經濟的，亦復為政治的及社會的。攤販擺攤，為了生活。市府決心取締，攤販設攤如故，此非藐視政令，實為生計所迫。市府雖然「給予八、九、十、三個月之限期，勸令于此時期內，遷地營業，或另謀生計」，但「遷地」一節，當局迄未指定地點；同時攤販經營，全靠鬧區，如另遷他地，是否仍有「營業」，亦為問題。至于改業，國內經濟蕭條如此，遍地失業，空言改業，談何容易。擺攤的人數所以越來越多，殆是說明找尋職業之不易；走此一着，聊以糊口；市府雖寬以時限，但市府給予攤販的，祇是改業的「時間」，而非改業的「職業」。政府若能解決攤販的職業問題，則攤販何樂而不改就他業？這種由攤販事件所反映的廣大的失業問題，牽涉到政治不安，幣值不定，工商瀕危，百業蕭條；時論已多發揮，此處不贅。但此次騷動，除了經濟意義以外，還包含有政治及社會的意義。就政治意義言之，今日人人需要和平，而內戰烽火遍地，一切人力財力，都用以維持少數人的權力利益，竟將絕大多數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顧。政府官吏，發威作福，仗勢弄權，貪污百出，無人過問，獨孑孑小民，擺一個攤子，混一口飯吃，亦所不許，嚴為限制，人孰得平？據黨部當局報告，騷亂羣衆中有呼「為什麼不讓我們做生意」，「為什麼不讓我們吃飯」等口號者。此說果確，則這些口號無不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同時在這次騷動中，亦流露着階級的意識。大商店

的被打，跳舞場電影院的被打，過路汽車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種貧者仇視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現象，未嘗不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就後者論，貧富階級的懸殊本不合理，貧民階級開始了解這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並以行動表示其意志，足以說明中國社會已有進步。就前者論，我們一向認為二十年來國民黨的「訓政」，無甚成績可言，而現在一般民衆居然敢公開抗議「為什麼不要我們吃飯」，國民黨當局亦大可引以為驕，因為「訓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識，行使政權，而人民所以要取得政權的目的，終其極無非是為了要保障人民的權利與幸福。現在一般人民，受了二十年的「訓政」，終於能提出「為什麼不要我們吃飯」，我們竟因此不得不承認國民黨訓政二十年，非一無成績可言者。

第二、地方黨政當局，都將此次騷動，歸之于「異黨」的陰謀。我們始終認為，這一次騷動，完全是逼出來的。在這次騷動的後期，是否有外力參加，我們沒有充分根據，可作論斷；但這次騷動的發生，完全是自發的。黨政當局認為，騷動的第一天（十一月三十日），攤販即已釋放，則此事件應已過去，而第二天（十二月一日）騷動的程度和範圍，反較第一天為烈為廣，顯有「暴徒」從中陰謀煽動。我們以為若就羣衆心理來觀察，此亦事理之常。因為羣衆的感情一旦掀起，這種感情必須達到最高點，始能下降。騷亂的第一天，羣衆的情感剛被掀起，羣衆感情一被掀起，感情的發揚即愈來愈高，所以第二天的騷動情勢，較之第一天反更嚴重。在第二天的傍晚，一方面地方當局採取了最嚴厲的處置，（即「格殺不貸」），同時羣衆的感情，已因經過三四十小時的宣洩，達到高潮，所以自第三天（十二月二日）起，全部騷動，戛然而止。我們很懷疑，假如這次騷動，確是有「異黨」在後面作嚴密而大規模的發動，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是不是能在一夜之間，從最高潮一下子回復到原來的平靜局面。以常情推測，在政爭如此劇烈的今日，在任何社會騷動中，「異黨」之插入，事屬難免。但若謂此事純為「異黨」之陰謀造成，如非失之誇大，亦屬有欠公允。至於就「異黨」煽動一節而論，我們亦可附帶一述我們的感想。我們一向主張民主法治，我們絕不同情任何政黨，任何集團，任何個人，從事于破壞社會治安，有損公共福利的行為；凡此皆法所不許。但就政治的觀點言，在野黨派之借機生事，以與執政黨為難，實為事理之常。在野黨如不處處與執政黨為難，他將永無取得政權之一日。無論英美，莫不皆然。執政黨唯一對付的方法，就是勵精圖治，拚命建設，提高效率，改革政風，以政績和事實來對付反對派，來贏取人心。即以攤販事件而論，攤販要生活，如其政府能有辦法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則何來此次的騷動；「異黨」縱欲借機生事，亦將無機可借；舉此一例，可概其餘。所以黨政當局，應當將注視此案的重心，轉個方向。不要單在消極方面攻擊「異黨」，應該反躬自問，求之在我，多在積極方面，做一點建設工作，改善民生；民生改善，社會自可安定，國家自趨太平，而執政黨的政權，亦易鞏固。

第三、在此次騷動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而為其他任何社會騷亂案件所無者，即凡談論此次騷動事件者，大都對政府表示不滿。不過我們在此應當說明，「不滿政府」與「同情攤販」應為二事。先就一般人對于攤販的態度來分析；從正面說，有許多人是同情攤販的，因為攤販設攤，無非迫于生計，其情已極可憐。從反面說，在此次的「攤販事件」中，無一人對于攤販表示指摘。不僅社會一般輿情如此，就是官方態度也是如此。無論是吳市長的談話，或市黨部、市參議會、江蘇監察使署等重要機關主管人對外的談話，都無直接指摘攤販的言論。由此可見，大家在良心上都承認着一個原則，即人人總得有飯吃，總不能逼人餓死。因為大家在良心上，無法否認此一原則，所以大家不得不想到一個極為實際而又極為嚴重的問題，即今日中國沒飯吃的人實在太多了。目下中國，不知有多少人在饑餓線上掙扎着：寒無衣，饑無食，住無屋，病無藥。我們不能不承認，二十年來的統治是一個「失敗的統治」。無論是國民黨員，不是國民黨員，看到今日中國的局面，無不嘆息焦慮。經濟愈來愈近破產，社會愈來愈趨不安，而勞民傷財，人人咒詛的內戰，仍在進行。我們相信，凡是尚有一點良心血性的人，對于現在國家的局勢，定必感覺苦悶，感覺憤懣。這就是為什麼在這次騷動中，人人不滿政府，批評政府。一般人不滿政府，批評政府，憐惜攤販尚在其次，主要的因為我們的國家太不像樣，當前的危機太多太危急了。人人在要求着政府能立下決心，拿出辦法，來挽救當前國家的危機。

此外尚有一點，我們願意附帶一述者，不滿政府不一定就是不滿市府

。一個地方行政長官，他祇能在其職權範圍以內，盡其職責。若以指責整個政府的理由，指責地方行政長官，或者要求一個地方行政長官負起非一個地方行政長官力量所能辦到的責任，均欠公允。就原則上言，這次上海市政府在取締攤販一事上，無可非議。而且在這次騷動中，我們對于吳市長的處置，不能不加以公道的稱頌。社會應當充分明白，當吳市長全力制止警察當局使用武力對付群衆時，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屬的不滿和抗議的。然而有遠見的人不能不承認他這種處置，具有高度智慧。在這樣一個混亂激盪衝動中的騷動，造成「慘案」，易如反掌；設若如此，其後果誠難想像。我們所唯一批評吳市長者，即在這次騷動中，吳市長對于「暴徒」「陰謀」，强調過度，不免有損政治家的風度。關于警察，群情指摘。我們覺得這種指摘，亦屬感情太重。一般下級警士巡官，他們也未嘗不在自我良心和服從命令之中，感覺苦痛，以他們月入之微，職責之重，社會對于他們的要求不免過高。這一切如群衆所非議的情形，警察本身，不能全負其責，其中大部牽涉着到社會風氣及全盤政治的問題。我們現在願意總結言之，這次上海的群衆騷動，實含有極嚴重的意義；假如這僅僅一種地方事件，我們絕無意思浪費這許多篇幅加以論列。我們認爲這次上海的民亂，就是一種國家將要遭遇革命的象徵。我們如此看法，其意非謂這個將要來臨的革命，將由這次騷動中的人物發難完成，而是說這個將要來臨的革命，其客觀的社會條件，已一天成熟一天。我們讀報，這幾個月來，這種大規模的騷動，何止上海一地？廣州、福州、杭州、重慶、以及湖南、江西各地，屢見不鮮。大公報高唱「要變不要亂」之論；既然不變，那就勢必于亂了。這次上海的民亂，對于當局是一個極其明白重要的教訓。當局將因此項教訓而加緊其政治控制，抑或反躬自省改進政治，那就得看執政當局的智慧、修養、及造化了。

十二月九日

語言的宗教

高名凱

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是理性的動物。這句話似乎有加以修改的必要。事實上，在人類的生活中，理性的成分是很少的，人類受感情欲望的支配遠在其受理性的支配之上。一個人自呱呱墮地之後，他就無日不在欲望和感情之中掙扎着。人類不但有欲望，他還有把欲望，把思想，把感情等等表達出來的欲望。這就是言語的根源。

一般人都以爲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這種理論也已經是過去的了。法國當代的大語言學家方德里耶斯（Ven Iayes），他就認爲語言也表達人類的感情。葛迪納氏（Gardiner）也有他的理論，認爲語言的作用並不是乎表達思想，而是在乎要給別人下命令，要統治別人。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接受葛氏的見解，認爲語言只有這一種作用，但是在表達思想之外，語言之有表達人類的欲望、意志、和感情等等的作用，則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就現階段的人類生活來說，這作用恐怕還是最爲主要的。兒童剛開始學話的時候，他大半並不是運用他的語言來表達他的思想，因爲他的理性的思考能力還沒有發達，他的目的是在於下命令。就是說了一聲「媽媽」，他也不是腦筋裏有個理性的「媽媽」的抽象的觀念，而是要給「媽媽」下命令，要她來跟他一塊兒玩，或是給他東西吃。大約在理性的思考還沒有發達之前，在實際的生活中還沒有碰到人世的困難時，兒童總以爲他的命令是絕對的，是神聖的，他總要隨時隨地的下命令。

語言本來只是代表說話人心中的思想情意的符號。符號和他所代表的思想情意的關係是很神祕的。原來符號的成立必須有兩個條件：被代表的對象和給對象代表的其他的任何東西。國旗代表國家，國家是被代表的對象，而國旗也就是代表國家的符號了。符號可以隨便派，只要大家公認就行了。中國話用 Niu（牛）來代表給我們耕田的那個動物，英語都用 Ox，然而，無論是 Niu 也好，是 Ox 也好，這符號和他所代表的那隻動物都並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我們說不出爲什麼須得用 Niu，而不用 Riu。也說不出到底用 Niu 比較好，或是用 Ox 比較好；事實上，我們之所以

用 Niu 而英國人之所以用 Ox ，都只是習慣所使然。可是，一旦成了習慣之後，我們又沒有方法不說 Niu 了。符號和他所代表的對象雖然沒有任何的必然的關係，但是却不是可以獨立存在的。換言之，沒有被代表的對象符號就不能够成立，沒有代表對象的符號者，符號也不能够成立。這兩者非聯在一起不可。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神秘的。

語言是符號的一種，他也有這神秘性。我們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本來只是語調的起伏，然而他却代表某種思想情意，他是和這思想情意分不開的。不過，在這關係之外，語言往往還有一種關係，就是語言所代表的思想或意念，他的本身却並不就是事物的本身。比方說，「人」是一個思想中的觀念，他和實際的具體的「人」並不是一回事，我們的腦筋裏可以想到「人」，而並沒有看到實際的「人」。所以，我們所謂的符號，眞實只是代表「人」的觀念而已。並不是代表具體的人。至於這具體的人如何可以產生的「人」的觀念，這則是哲學家所討論的問題，我們在此地可不研究。然而有一種情形則是我們所應當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往往把符號（即代表「人」的觀念的語言上的 Zen）和他所對付的實際的具體的事實合一了，以爲這「人」就是「人」的本身。語言的宗教就是起源於此。

語言是有魔力的。這原因不難明白。語言代表我們的觀念，所以，會說話的人的觀念必甚多，必是有玩藝兒的。如果我們把語言和他所對付的具體的事物合一的話，那末，會花言巧語的人不就是會辦弄這些具體的事物嗎？能够辦弄就是有魔術，有巫術。魔術巫術的起源就是在乎能辦弄符號，不過這符號並不一定是語言而已。初民社會的術士或巫婆可以用一種符號式的動作而使人家相信這動作的結果，就是實際的具體的情況。漢武帝的皇后阿嬌失寵之後，女巫楚服說是有方法使皇上回心轉意，她的辦法就是穿上男人的衣服，戴上男人的帽子，和陳后共同生活在一起。這就是用代表男人的生活的符號，認爲就是實際的具體的情況。現在的鄉下人還有在仇人名字的上面，天天給他刺上一針，認爲這仇人就可以因之致死。這也是認爲代表這仇人的名字（符號）就是仇人本身，所以刺到名字也就等於刺到仇人本身，他還有不死的嗎？北平城內的小巷裏往往可以發現許多「在此小便就是王八」的無名告示。這表現兩種事情：（一）寫這告示的人，總以爲經他這末一寫，在這裏小便的人一定會變成王八的，所以，如果眞的有人在此小便，他也不會出來干涉的；這小便的人既變成了王八，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二）奇怪的是看了這告示的人也同樣的以爲眞的可以變成王八，大半的人就不敢在那兒小便了。正如我們所說的，人類並不是理性的動物，他有感情，有欲望，他往往要把他的感情和欲求來實現，而就不加思考的把符號認作就是事物的本身。其實，說到底，一切的宗教也都是以這種心理爲出發點的：偶像就是符號，看到了符號，說到了符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就可以得到安慰了。

語言既有這麼大的魔力，會運用語言的人就成了一般人所尊敬，所畏懼的神秘人物了。這也就是各民族對於神話中的文字的創造人加以隆重的崇拜的原因。我國人自來對於會說話會寫文章的人特別的注視。傳說中的伏羲和倉頡固然是成了神明，就是文字的本身也有他的尊嚴和神秘。現在的農村中尙有「敬惜字紙」的寶塔，而一部分人也以汚沽有文字的紙張爲罪過。至於現代的摩登人呢，他們說這種語言文字的崇拜是迷信，然而實際上現代人之崇拜語言文字，在某一方面來說，只有較諸古人爲有過，而無不及。

這說起來似乎是不可信的，然而我們試看一看實在的情形。誰沒有看到演說家、新聞記者的力量？誰沒有看到標語和壁報的權威？在我們的世界裏，會說話的人總是一般人所畏懼，所崇拜的；新聞記者也總的確是「無冕的帝王」。我們還是喜歡人家的逢迎，我們還是駭怕人家的漫駡。逢迎和漫駡原只是一句話而已。我們並不會因爲人家說了一句「偉大」就成了「偉人」；我們也並不會因爲人家駡了一句「無恥」就變成了「無賴」。我們之是否「偉人」或「無賴」原是我們的人格的內在的價值的表現。然而，人類並不是理性的動物，他認爲符號就是事物的本身，所以，人家說了一聲「偉大」，我們也就自以爲是「偉人」了；人家說了一聲「無恥」，我們也就自以爲是「無賴」了；不然的話，讓人逢迎也用不着高興，讓人漫駡也用不着憤怒。可是，從另一方面說，現在所謂的偉人也多半只是吹噓而來的。吹噓而居然能够成爲偉人，可知語言的魔力並沒有因爲時代的不同而減低，而賦有吹嘘本領的人也仍然沒有損失他的權威。從這一點說來，現在的演說家在本質上和初民的術士或巫婆也並沒有任何的不同。卽因爲會運用語言的人有他的法術，現在到處都是這種新術士的世

界。各種報紙之如雨後春筍的出版，各處牆頭壁上所發現的五花十色的標語和壁報是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生活中最爲重要，最爲人們所注目的對象，而天生有「三寸不爛之舌」，或帶有一枝「生花之筆」的人物也都成爲人們所極力羅致的「天之驕子」了。

人類並不是理性的動物，中國人更是如此。我們是天生的語言宗教的信徒。我們不但是駭怕人家所說的話，人家所寫的文章的權力，我們也絕對的相信人們所說的話，因爲我們覺得符號就是事物的本身，而沒有想到符號可以和事物脫節，思想可以離開對象而存在於我們的腦中。所以，在現階段的情況之下，只要能說話，說得天花亂墜，總有人會相信您的。結果，就是做盡了天下的最大的罪惡，只要能說出天下最好聽的道理，不但不會受罰，反而會大走紅運。現在的人並不問別人的人品，別人的行爲，只問別人的思想，好像能說出某種思想的人就必定是好人似的。其實當了貪官污吏，土棍流氓的人物又何嘗沒有他的一套好聽的道理呢。可是，我們却崇拜語言，而不留心實質；我們却只怕「人言」，而不敢做我們所應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們也崇拜自己的語言。遇到有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只以貼貼標語，貼貼壁報爲滿足，以爲寫上一句「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會不存在。這也是人類的不理性的心理的一個表現。語言是符號，我們以爲這符號就是事物的本身，所以標語上的「打倒帝國主義」就等於事實上的「打倒帝國主義」。於是，我們只崇拜我們的標語，而不用實際的努力來實現我們的理想。中國人一向只談主義，只貼標語，而沒有多少的實際的工作，這就是崇拜我們自己的語言的證明。

現在的中國社會是崇拜語言的社會，語言是現階段的中國人的最有力的宗教。我們不但崇拜別人的語言，也崇拜自己的語言。這是語言的本質所使然，也是人類的不理性的心理的結果。

關於「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吳世昌

本刊第九期載潘光旦先生「軍與民的社會地位」一文，從歷史和社會學方面，說出了許多一般人習焉不察的新見解，對於民主的理論大有裨益。講到民字古誼，潘先生說：

『民字古文從母，取蕃育的意思；這意思就不太好，好像除了蕃育的生物功能而外，老百姓就別無用處。這蕃育指的可能是蕃育人，也可能是蕃育畜產與農作物；如果是後者，則可見即在我們歷史的初期，民字雖指一般的人口，而特別適用的是農民了。……』

說文民字所附古文，其形體確有點像母字，但說文正文篆體却完全不像母字，而古文也只是「像」而已。許愼說篆體雖謂「從古文之象」，實則篆體古文兩者並不相像。而且許愼也沒有說古文「從母」。潘先生所謂「從母」的古文，據徐鍇說：「上爲母形，（按：古代母爲男女通有。）下其足行，象蒙然衣服之形。」也不說「從母」。實則徐說也不對，因爲象人體之字照例不加衣服。

甲骨文「人」字極多而「民」字少見。母字和女字甲骨文不分。甚至母女二字有時和尸字也可通假，下文「毓」「后」爲一字即說明這種情形。但以我寡陋所知，母字與民字除了聲音相近之外，在形義上並無關係。金文齊侯鎛「民」字上半是橫形的眼睛；下半一直線，中間有一點。其他的民字上半多像眼形，秦公簋民字最與說文的篆體相近，故我以爲說文民字應以篆體爲是，古文不知所據。

因此，民字的原始意義，也不是蕃育，而人的蕃育與別的生物之蕃育，古代文字也頗有分別。人的蕃育有個專字，即毓，後來又演變出「后」和「育」二形。后和毓爲一字，是王國維的重要發明。郭沫若推衍其說，引古先公先王均稱后，而存世者則稱王而不稱后，以生毓（育）爲古代母氏最高的屬德，故后字爲母權時代女性酋長之稱謂。我以爲此說和王氏的

發明同樣正確。我在這裏還可以補充一點意見，即古代凡有特別才能的人，即冠以有蕃育意義的后字，如善射者謂之「后羿」，善稼者謂之「后稷」。如此說來，蕃育的意思，在古代不但很好，而且特別被尊重。至於植物的蕃育特徵是帝（蒂）字，也沒有任何不好的含義，而是一個很有尊嚴的字。

至於民字的形義，撇開說文所附古文不說，從篆體以上推金文，則是一橫目之形。和民字相像而方位不同的是「臣」字。郭沫若以金文證明臣字象一豎目之形。人首俯則目豎，所以許愼說：「象屈服之形。」我以爲民是橫目之形。前人雖未說到，但莊子有「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一語，可爲我說佐證。臣是俘虜，是奴隸，故說文說：「牽也」，「臣」「牽」疊韻爲訓。章太炎引少儀「獻臣則左之」注「臣謂囚俘」，謂「此牽之而至也。」民是「衆氓」，雖然「蚩蚩」，倒是自由的，比臣要高一點。這雖然是原始的意義，但可見得從前稱臣的官吏，雖然可以作威作福，而其基本人格則反不如民。在正當的社會狀態之下，民是不能被人「牽之而至」的。先秦處士——一種尙未做官之民——之可貴，也就在此。雖然士和蚩蚩者氓地位不同，但詩經中士和女往往對舉，有時士也可作一般男子之通稱。又古書有「天聽視我民聽」之說，而從來沒有「天聽視我官聽」或「視我臣聽」之說，可見即使在古代，人民的意見也比官僚的意見更被尊重。

至於潘先生所引民字訓詁方面的解釋，如鄭康成、董仲舒、楊倞諸家注解，「冥也」，「暝也」「泯然無知」等，均以同聲相訓，却是漢以後經師的學風，在訓詁學上雖不能說不對，但這種觀念，我以爲和秦漢兩代的極端專制頗有關係。秦以前民的地位還沒有被看得這樣賤。官之尊貴，也是從漢代起的。從前一國元首稱王，猶存人民領袖之意。漢代則稱「縣官」（例如張禹傳），「官家」（霍光傳），元首和官吏沆瀣一氣，遂和人民截然分成兩個階級，並且對立了。

由上所說，民字在古代的意義並無好惡褒貶之意，有時統治者故意降低人民的地位，則會在民字上面加些形容詞，例如細民，齊民，賤民，愚民，小民，庶民；有時索性避開民字，用黔首——顧炎武曾經嘆息過：「爲秦百姓皆黔首！」（這個「秦」當然是指清）。如果民字有不好的意思，爲政何必更避黔首一詞？至於民和氓的區別，我以爲不在土著和流民，而是多數和單數。許愼說得好：「氓，民也。」若爲下一轉語，應該是：「氓，民之單稱也。」古書凡言民者無不指多數，如盤庚，「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酒誥「厥命罔顯於民」，「其惟民怨？」多方「誕作民主。」周語「防民之口」。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凡言氓者都是單數。詩衞風「蚩蚩者氓」，孟子「願君行仁義之政……願受一廛而爲氓。」編氓之氓雖可說是多數，但編是逐個編的，故亦有個別之意。總之，古代的特殊有勢力者雖如潘先生所云，有時係「民」中特別提出來，但民始終是主體，是統治者的憑籍。「民爲邦本」。

民字有一個時期特別少用，似與唐代避太宗諱有關。燉煌俗文學「季布罵陣詞文」凡用民者一律代以「人」甚至四民亦改爲「四人」，「民爲邦本」改爲「人爲邦本」，此與後世稱賈人、軍人、工人、匠人或不無關係，因古書中賈、工、[illegible]等單字文義自足，軍人則分爲將、校、士、卒。「軍民人等」，似乎是以元代文告「諸色人等」一語套來的。

說到農與民之關係，則原始說明稱農之字是男，此字甲骨文中即很多，周代且以之列爲貴族爵位，自然也無菲薄之意，後世稱「男兒」，多少也有點自負的意思。若民果爲農之同稱，民之地位也不低了。商人的地位，在士大夫眼中固然不高，在秦漢時甚至與贅壻並稱，但因爲能發財，也常常爬起來，爲人所妒羨，西漢民謠有：「力田不如經商，刺繡又不如倚市門。」以農比繡，以商比娼，活畫出西漢社會對商人又鄙視又羨慕的神氣。所以商的階級雖然「顯著」，其地位却也不一定比農更高，比泛稱的民更高。

倒是現在，農民的地位眞是已降到最低，其原因是第一大多是不識字的文盲，這一點非常明白，不必多說。第二是農民穿短衣，不穿長袍。這一點看似無關，却是貧賤的顯著特徵。近代通例，穿長袍（西裝、中山裝同）是老爺，短衣是聽差，商人也識字穿長衣，縱非老爺，也是先生。工人工匠則稱師父。而既不識字，又穿短衣的農民，則一般社會始終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他。而他却對非其階級的人要叫老爺、先生或師父，他如果與城裏人在一起，則城裏人是上等人，他是底下人。

所以現在中國的農人，我覺得是在民與奴之間的一個階級，還够不上古代的「橫目之民」，只要看被抽壯丁時情形，其可憐決不在奴之上。現在中國如果要分階級，只有兩種：城裏人與鄉下人，亦即上等人與底下人。現在談民主的，民字含義是公民。公民又從英文Citizen一字譯來，而此字之原文原意依然是「城裏人」，與鄉下人固無關也。而事實上今之談民主者，也始終未曾也不想下鄉。〔七〕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的民主議論是迂闊不經的。」我完全同意潘先生的結論。

上文拉雜寫來，其論據雖有若干點與潘先生文稍有不同。不意亦能達到同一結論。我相信此文和他的整篇大旨，不是相反而是相成的。至於軍的地位及其與農之關係，他已經說得很詳細，不再說了。此文如有錯誤處，仍盼他能指正。

派與匯（二）

潘光旦

三　社會思想與匯

上文說到西洋的思想三四百年來始終是分化而繁變的，這自然是一個大體與綱要的說法。若論其目，則大分化之中也未嘗沒有小綜合，大紛紜之中未嘗沒有單純化的企求，流派的大奔放之中未嘗沒有匯合的嘗試。十九世紀就是這樣一個企求與嘗試的時期。就社會思想一方面來說，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幾個嘗試的人，孔德、達爾文、斯賓塞爾、馬克斯、福洛依特，不過福洛依特已經跨到二十世紀的初年了。這幾個人中間，孔德是相當成功的；達爾文所注意的事實雖若限於生物方面，但他所提出的匯合的原則——演化論，經由斯賓塞爾，赫胥黎，以及大批的所謂社會進化論者的引伸推廣之後，確乎發生過不少融會貫通的力量。馬克斯和福洛依特都有一番『匯』的苦心，但因其專門注重生命的真實的某一兩個方面，有如飲食男女，其結果，至少就思想一方面說，適促成了派別的加强的發展，比較通盤的匯合的影響無由見到。如果生命的真實，推本窮源，只限於飲食與男女兩件大欲，則馬福兩人雖沒有一人得窺全豹，至少還能平分春色或平分秋色（究竟是春色秋色，要看讀者的襟懷，在此無須確定），而事實上生命的真實所包含的似決不止此。

說到孔德的嘗試相當成功，我們又很容易的會聯想到他的『科學的級層說』，後來演化論發達之後，又有人叫做『現象的演程說』，正唯各類現象的演出有先後遲早，斯各門科學的地位有本末高下，無論級層說也罷、演程說也罷，從此以後，我們對萬殊的物象，算是有了一個綜合的看法，如果宇宙有如一掛大網，自有其脈絡可尋，從此也就綱舉而目張，通體可以概見了。也無論用的是那一個說法，以至於其它大同小異的說法，有如斯賓塞爾的無機、有機、超有機的三界說，我們總承認，宇宙發基於化學物理的種種活動，進而發生生物、生理、心理的種種現象，再進而產生社會，形成文化。中間的小層次不論，這下、中、上的三層與層層相因的原則是確立了。這最上層的社會與文化，儘管氣象萬千，變化莫測，決不是無端發生的，決不是單獨創出的，也決不是獨立的，隔離的，而與理化生物的境界全不相干；儘管花明柳暗，別有洞天，卻並不在天上，而依然以尋常的天時地理，山川陵谷、做基礎，也始終和洞天以外的天時地理，山川陵谷毗連聯接，可以出入交通。這一點小小的綜合，在目前看來，雖若老生常談，卑不足道，在立說的當初，卻自有其開拓襟懷，網羅萬有的意義，令人油然起宇宙一家，萬物一體的感想，而使紛紜雜遝的思想學說得收衷於一是的效果。

達爾文的貢獻也就是在這條路線上。不過有廣狹的兩部分。廣的就是適用於一切現象的一般的演化原則，可以歸入上節的話裏，無須重說。狹的部分是所謂有機演化論，就是就三界中的中間一界特殊的作一番原委的推尋，因素的剖析。這推尋與剖析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的：起點是馬爾塞

斯在人口論中所已發揮的蕃殖與其限制的普遍事實。第二步是變異與遺傳現象的發見與觀察。第三步，由於變異與遺傳的事實，進而推論並注視到物類間的競爭(事實上未嘗不包括物類之間的互助現象在內)。第四步，終於到達一個適者生存的結論，所謂淘汰或選擇者是，而所謂適，指的當然是變異或遺傳品性與環境的兩相調叶，而選擇的結果便是各個物種的形成了。蕃殖、變異、遺傳、競爭、選擇或淘汰、調適或位育，與最後物種的形成，一邊是生物學家所觀察到的現象，一邊也就成爲演化論者的幾個基本概念，其中一大部分也時常被稱爲演化的成因。我敘到這些概念，因爲它們對於前途社會思想的繼續發展大都有很密切的關係，說見下文。

四　社會思想與派

不錯的，孔德與達爾文所做的都不能不說是一番集成與總匯的工作。不過學術思想是動的，是要繼續發展的，大概不會因有人加以總匯而從此停頓，從此安於一個畫科而不進的局面；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國思想界固然發生過這種情形，在求知特別迫切、競爭特別劇烈，而科學方法已趨於成熟的近代西洋是決不會的。一向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近代的天下大勢，分雖可久，而合則未必持久，於是從十九世紀下半以迄於今，於一度總匯之後，緊接着一個新的分派的局面，而「派」的種子原早就寄寓在『匯』的中間。這話就又回到孔德與達爾文了。

現象的演程或科學的級層就替分派的趨向種下一個根苗，每一個程或層逐漸引伸、擴展，而獨立自主起來，終於成爲一個學派。上文簡括的只說了三個級層，其實還不止此。化學與物理可以分做兩層；而生理可以從生物裏劃分出來；後來心理學日趨發達，駸駸乎自成一層，社會與文化，不用說，也大可以分成兩層。這樣一來，派別就已經多得可觀了。還不止此。每一層次本身就並不簡單。物理中有數理，其宅級層的現象中也未嘗沒有數理，數理是經，一切科學是緯，從笛卡爾以來，要成一門科學而不講數量的分析，是大家公認爲不可能的；於是社會思想的學派，可能又添上一個數理派，單獨存在，或作爲理化派的一個支派，而事實上確乎有。宅如力學、重學、等也都演成若干支派，所以物理學派也往往叫做機械學派。循了層次上推，接着是一些地理學派，我說一些，因爲其中也不止一二家數，有的注重天象天氣，有的着意地形地勢，有的關心居家區位，產物作業，這樣已經是好幾家了。以上都屬於所謂無機的級層。

再上是生物派了。這一派的分支之多是更在機械與地理兩學派之上。生物體和機械不同，是所謂有機的，即部分之間有一種活的功能上的緊密的聯繫。社會思想家中有人認爲社會就是這樣一個活的物體，於是就有了有機論的一個支派。在生物學界裏，這有機體的概念是在演化論發展之前早就有的，不過接着我們就要想到達爾文了。蕃殖的概念產生了人口論或人口數量論的支派；人口論不是人口學，人口學是研究人口本身的，人口論是想以人口的蕃殖作爲社會現象與社會變遷的一個解釋的。變異、遺傳、選擇三個概念是分不開的，因此也有人引爲根據，構成一派解釋社會的理論，認爲社會的治亂、文化的盛衰、民族的興替，可以用變異的多寡，遺傳的良窳，選擇的正負來說明；所謂優生論或民族品質論的成爲一個支派，就是這樣來的。競爭的概念則演而爲一派戰爭論，有的認爲社會進步非仰仗戰爭不可，有的認爲初期雖然如此，社會文化進展到相當程度，暴力之爭勢必減少而歸於消滅，所以這派的內容也並不單純。物種的概念也沒有落空，所謂種族論，或種族武斷論，認爲種族有高下優劣，一成而不易變，愈以爲不變，則其爲武斷也愈甚。這些支派之間，不用說，有的是比較獨立的，有的不免彼此糾纏，例如選擇論之於種族論，有的不大武斷的種族論者大都是接受了選擇論的。演化理論裏一大堆概念中唯一沒有演成一個社會思想的支派的似乎只有調適或位育，可能是因爲它是比較的最有綜合性，最有『匯』的意味，大凡講調適就不能不講關係，每箇物體本身內部的關係，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關係，物體與所處境地的關係，都得講求到家，因此就不容易分而成派，不特不容易從有機的級層分出來，抑且不容易和無機及超有機的各級層的完全絕緣，獨行其是。不過至二十世紀初葉以後，特別是最近的一二十年，上面這一段話又見得不甚適用，位育的概念終於幫同推演了一個新的學派出來，說見下文。

心理學是比較後起的一門科學，孔德在他的級層說裏根本來不及提到宅，後人雖有意把宅補進那級層的祖廟裏去，但昭穆的地位很難確定，有人，心理學家自己以及對心理學特別阿好的人，主張設位應在生物學之上，而社會學之下，意思是心理現象雖須溯源到生物學現象，宅自身則是社

會現象的生命賦與者；另有人卻以爲沒有羣居生活的交相感應，則根本就不會有我們所瞭解的心理生活，我們的心理生活，和動物心理不同，動物心理可以老老實實的歸入生物學與生理學，而我們的不能，我們的心理是團體的、社會的，所以位應在社會科學之上，也就是在社會科學之後。這一件官司現在還並沒有打完，我們留待下文再論。不過心理學者一面對外打這官司，對內卻也有鬩牆之爭，就是，也有派別分化，例如本能論、行爲論、與情欲與趣論。本能論與情欲論和生物學派的遺傳論很近，承認一切社會行爲有先天的傾向以至於命定的力量；行爲論則和生理學有密切的關係，不過研究的人但就行爲的表見下手，但就看得見的事物刺激與動作反應着眼，生理的內幕他是不管的。大概的說，三個支派之中，本能論和情欲論與生物的級層爲近，而行爲論則不得不傾向於社會的級層，因爲刺激的來源與反應的對象多少總有成分社會的意義。

社會與文化的級層不妨併在一起敘述。孔氏的科學級層裏原先沒有列出文化，大概認爲科學而外的一般文化可以納入社會的級層中，不須另列。到演程說出，始明白把它列入，位在社會之上之後。換言之，如果級層與演程可以比做一座塔的話，這些是塔頂上的一二層了。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行百里者半九十，這一二層的地位雖極崇高，其所經歷的風雲變幻也較其它層次爲多而親切，但總須以在前在下的各級層做基礎，一個虛懸的塔尖，或一座浮空的臨霄結綺一類的高閣的建築，是不能想像的。上文所敘述的許多學派所以存在，所以發展，目的可以說就在教這塔尖不落虛空。這些學派中人各把解釋社會與文化的理論，一套一套檯出來，倒不完全因爲他們都是好事之徒，想巴結社會，討好文化，也不完全因爲他們有些中國人脾氣，想以賣老或自居長輩的方法，來佔人家便宜，還是因爲各級現象之間是存在着一種不容抹殺的本末先後與前因後果的關係，社會與文化既屬後起，儘管挺秀有加，令人生畏，在追溯種種成因的時候，自不宜完全數典忘祖，飲水忘源。可能因爲這種態度發展得過分了些，不免引起反感，也可能因爲祖宗太多，各說各的，歷久不衷一是，也可能因有的理論所從出的級層畢竟是太遠了些，中間跳過了好幾個其它的級層，說出話來總有幾分不着邊際，隔靴搔癢——終於激出了一個反應，就是從事於社會與文化研究的人自己在所屬的級層中尋求解釋，而形成了若干理論的套數。這便是社會學派與文化學派的一大部分的由來了。社會與文化級層中的部分特別多，關係也特別複雜，所以自謀解釋本來就可以收幾分效果，但學派中人到此，不免更强調這『自謀』的原則，求人不如求己的原則，並且進一步的認爲理應如此，別級層中的學者的擱入社會與文化的領域是越俎代謀，是舍己耘人，多少是一個錯誤。這態度一來，其所以成爲一兩個單獨的學派，就更見得壁壘森嚴了。

社會學派的支流自也是不一而足。其分化的根據是一些概念上的不同與着重點的互異。我們不妨先把這些概念比較拉雜的臚列一下，事實上也很難避免拉雜，一則這些概念本身就不够清楚，再則它們中間也不免有掩疊與重複之處。每一概念自必有其對待，例如：形式對待內容；結理對待事實與問題；人與人間的倫敘述關係對待人的自身；集體的表象對待個人的行爲；意識環境的外鑠對待人的固有；動態對待靜態；常經對待畸變；一般的結構功能對待零星局部的分析，等等。每一對概念的上面一個是社會學派的支派們所特別注意以至於認爲非從此着眼便不足成爲社會之學的，至於對方所包括的種切，則雖在社會之內，雖未嘗不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卻不是社會研究的道地的對象，而應該交給生物學、心理學、以及其它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之類，歸它們去推敲。這樣瞭解的社會學與社會思想，因此有人就稱它們爲道地社會學與道地社會學派，好比道地藥材一樣，也有人稱此派社會思想爲唯社會論，好比唯心論唯物論一般。

文化學派，也有人叫它做心理社會學派，從某一種方面看，可以和社會學派劃分得相當清楚，就是它比社會學派要具體。『不求人』的精神，上文說過，是一樣的。比較具體之所在是它能運用文化的多方面或某一方面來解釋文化，解釋者雖祇是文化的一二方面，而被解釋者當然是文化與社會的全部了。到目前爲止，用文化的一方面來解釋社會文化全部的努力自然也不止一家，其中歷史比較最久，而也最有些效果的是經濟與生產技術，就是馬克斯的一派，其次是宗教與倫理，再其次也許是法律，嘗試的人都不算少。它如教育、藝術、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科學、哲學，零星提出的也頗不乏人。即就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救國論調與改革論調而言，已經可以看出此種情形來，發爲議論的人雖未必都成派別，但信念既篤，主張又很絕對，行動又很積極，可知成派的趨向，始終存在，所缺的是一些

成套的理論工夫而已。讀者如不厭嚕嘛，我們不妨極簡單的數說一下。在經濟一方面，民生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一類的議論，我們應有盡有，是最不憚煩言的。基督教的『中華歸主』運動，其它宗教的有組織的努力，孔學會一類的團體活動，政府對於心理建設的號召，新生活運動的提倡，一般人對於世風與人心不古的煩言，則都假定如果宗教與倫理上了軌道，全部的社會生活便得所安定，諸般的社會問題，自然解決。從清末維新以至今日，全部法治的主張，全部教育的努力，自各有其一些社會思想的背景。文字與索引方法的改革方案，三四十年來，也多至不勝枚舉，目的也無非是想經此途徑推廣教育，革新文化，而達成社會的改造。藝術一方面，比較犖犖大者我們至少可以提出蔡孑民先生的美育運動和王光祈先生的音樂救國論，在提倡的人一定認為如果廣大的民衆不懂得審美，如果音樂不普遍發達，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便始終不會走上健全的路。

上文兩節話的用意端在表示在社會思想的不算太大的領域裏，思想之流，即在最近百年以內，如何由派分而匯合，更由匯合而派分的一些跡象。這分合聚散的過程，事實上當然比我們在這裏所說到的要複雜得多。從機械學派到文化學派中間一大串的大小派別，當然決不會完全由孔達兩氏的一二番匯合的努力裏很單純的推演而出；它們自分別由還有別的來源，哲學的、科學的、宗教的、藝術的、[illegible]的思潮，對於這些派別的構成，自也有它們的貢獻，例如十八世紀物理科學的發達之於機械學派，哲學中唯物一元論之於經濟學派，基督教傳統之於宗教學派，都是極明顯的。

美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編者按：本文經本刊送請專家審閱並校正後始行發表）

蔡壬侯述

現在美國人以研究原子彈這樣的熱誠，來做撲滅癌症的工作；雖然對於癌症還沒有確切而迅速的防治辦法，但是對這問題，比起五年前，確要瞭解得多了。

五年前，甚至二年前吧，美國人還把癌症（Cancer）這種病，看做一種忌諱，看做一種可恥的災害，好像我們中國人對痲瘋，梅毒看法相似。他們稱一個人死於癌症，不說：「died of cancer（死於癌症）」，而說：「died of malignancy（死於惡症）。」他們甚至於寧願化很多錢去捐助那些生小兒痲痺症的人，卻不肯放一分錢給生癌症的。他們對癌症，祇取恐懼無望的態度，最好是讓大家不要談起它。

這似乎有一點古中國的阿Q精神。但是事實的激進的發展，不得不使美國人把眼睛向癌症睜開來。據統計，一九四四年美國人死於癌症的有十六萬九人；一九四五年則竟達十七萬人之多；差不多每一小時就有十九人死于癌症，這數目除了心臟病以外，沒有其它的病可以相匹了。

而且生癌症而死的，也不祇限於老年人。據去年的統計，那十七萬人裏面有半數是在六十五歲以下的；還有二千五百人則連二十歲都不到。尤其可驚的，是那些五歲到十九歲的小孩子之死於癌症的，比死於所有小孩流行症加起來的數字，還要大。

於是美國的癌症研究社（American cancer society）便大聲疾呼，在報紙，雜誌以及公共場所，大發觸目驚心的警告，把美國人從怕癌症，避癌症的狀態裏拉了出來，所謂面視現實，來一個澈頭澈尾的反攻。喬治・高洛泊先生（Dr. George Gallup）於去年夏天還舉行了一次公開的投票運動，結果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讚成增加賦稅，用政府的力量來舉辦癌症的研究所，像研究原子彈一樣。政府便於今年撥款五千萬美元，給設於貝士達(Beth sda)的國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Res arch Institute)，並且再拿出十萬美金補助有成績的私人研究機關，好加緊工作。

說起癌症的症狀，實是醫學上微妙的現象之一。通常身上偶然發生的瘤子，或是皮膚上顯現的疙瘩，都不是癌症，因為它們長到某一程度，便停止了。可是癌症，它是不會停止的，而且也沒有一定的形狀和規則，所以科學家稱為細胞的「無政府黨」。

平常組成我們身體的細胞們，是十分地規則，每一種細胞，有其特殊的功用，絲毫不相混亂。當我們由一個受了精的卵細胞漸漸地發育起來的時候，這受過精的細胞卵由一而分為二，由二而分為四以至於無數的細胞，逐漸地因其功能之

不同，演化成我們的眼睛、腦子、手和我們的心臟等等。拿一隻手來說，那些細胞們既已形成了所謂手，有五個手指，有血管，有骨頭，它就達到了它們的規則，不再發展下去了。

但是造成癌症的不規則的細胞則不然。這種不規則的細胞，本來也是我們體內某一組織中的細胞，不知什麼原因，忽然它會不受約束而隨便繁殖起來。這些細胞不停地分裂，造成一大塊新的細胞集團，因而破壞了那些正常的細胞的工作。這個新的細胞集團，因爲繼續膨大的緣故而破裂，便有單個的不規則的細胞從這個裂縫裏滑出來，跟着血液或淋巴液漫遊到身體的另一部。普通身體裏的細胞，祇要脫離了組織，就要被身體的另一部所吸收而消滅的；可是那不規則的細胞却是非常地頑固，它不但不爲身體所吸收，而且又大大地在這新地方發展起來，把這一處的正常的細胞，也統統給扼殺了。如此，它又散佈它的毒細胞到別處去，繼續破壞身體的組織；一個生癌症的病人，到此程度，便完全沒有藥可救了。

所以治療癌症，應當在症狀最早的時候。那時不規則的細胞的數目有限，能設法將它們全部消滅，便無危險。至於研究癌症的工作者，最基本的問題，自然無過於探測爲什麼會使得身體的某細胞忽然不守規則起來的道理， 那是不消說的。

癌症，并不全都是嚴重的。相反，幸運得很，多半的癌症是比較容易處理。比方婦女們所患的子宮癌和房乳癌，數目很多，但及早醫治，絕無危險；其次很多人善於患皮膚癌，也不是可怕的症候，祇要治療得當，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把握。頂可怕的癌症，便是所謂「血流癌」了（Leukemia），因爲沒有方法可以將血液內全部不規則的細胞撲滅而不損害血液中其他的正常細胞。幼童們因患「血流癌」而死的，數目很大，當是最嚴重的事。

不久以前，科學界常談到用直接注射放射的化學原素到血液裏去，治療癌症的方法。有人發現用放射的磷素可以來治療癌症。這種磷素固然可以消滅血液中的不規則的細胞，但是它在血液中破壞的力量比不規則細胞更强，所以祇好棄置了。最近有人用放射性的碘素來做治療甲狀腺癌症的試驗，也許有希望；因爲碘素本來就有聚集於甲狀腺（Thyroid gland）的傾向。

癌症專家們相信新而有效的放射同位素，可以不久用原子破裂的方法，被研究出來；去年成立的美國生長研究協會以管理美國癌症研究社基金的便利，向美國政府要求供給幾種放射原素，以便做癌症的研究。

至於目前處理癌症最有效的辦法，還不外外科的割治手術，鐳錠和X放射線而已。施用這些方法最基本的要點，是要將所有的不規則的細胞消滅無遺，才有見好的希望，否則如不愼還留着一兩個毒細胞在體內，它們便又能急速地發展成一大羣而危害生命。在施用鐳錠及X放射線時，當然要注意到除癌症外不要損及體內別的組織。這問題，至今還依然很嚴重，即使用最新的「鐳錠治療法」，或X放射線的深度治療，也還不能免，因爲不規則的細胞除了最毒的藥劑以外，它們的抵抗力很强的。

外科的割治手術，用來對付癌症的發展固然比較安全，但是手術十分麻煩。有一家癌症醫院，曾用外科的割治法，治癒過百分之三十五的患者，而且有些患者的癌症已經破裂，從胸部蔓延到胳肢窩或從口部到頸部了。不過這是一種難能的報告，不是常常可以得到的。

簡單說起來，癌症的預防，要比治療更重要。癌症既不像普通的病痛一樣，由傳染而起，其唯一預防的方法便得靠自己去留心身體的變化了。美國癌症研究社叫它的人民要注意日常身體上的小毛病，如覺胸部忽有小塊的突起，也許是一個癌在開始了；或者消化力經常的不良，或者有不可醫治的疼痛的地方，或者發現突然蔓延的許多突起，都有癌症的嫌疑。至於喉音忽然瘖啞，也許有個癌已在喉間發生；陰道的不正常的出血，恐怕子宮裏已長了癌。凡此種種，一有感覺，便去醫院檢驗，趁癌未破，還沒有蔓延之前，立加療治，不會不得好結果的，可惜很多人，對這道理還熟視無睹。

在美國，現在有癌症醫院的城市，已經增加到三十個了；前年還祇限紐約，菲立但而菲亞，芝加哥和洛杉機四個城市才有。不過數目雖增加不少，因爲限於專門醫師的缺乏，設備的不足，每個醫院不能儘量收容病人，像最大的紐約癌症紀念醫院（Memorial Cancer Hospital）也祇有極少的幾張病床。最麻煩的，是登記請求檢查有沒有癌症的人很多，非等六個月的長時間才能輪到。假使那人眞眞有癌症的話，那麼六個月之後，他也許已經發展到無可救治的地步了。

第一個設立癌症檢查醫院的，是伊里絲·蘭絲潘蘭茲大夫（Dr. Eliss L' Esperan e）。她這

個診所在八年前設立在紐約。生意很好，婦女們都去受檢査；因爲她們之中死于癌症的極多，年齡都在三十歲到五十五歲之間。後來她又在美國癌症紀念醫院設立一個專門檢驗男子的診所，生意也很好。

凡是去受檢査的，有錢的繳進一大筆款子，沒有錢的就免費。症人先査血液，小便，瓦氏反應（Wassermann test）和胸部X光的透視。如果是婦女，還要檢査子宮。其次便用X光線檢査胃部。許多婦女在未受檢査之先，都以爲自己是十分健康的，但往往其中有百分之二已經有早期癌症的症狀了。當然這種早期的癌症，是容易治癒的。

現在美國辦得最發達的癌症檢査所的城市，不是紐約而是菲立但爾菲亞（Philadelphia），那裏因有都納基金（Donner Foundation）的支持，設有九個診所。出名的卡薩林・麥克法蘭大夫（Dr. Catherine McFarlane）主持這事。前去受檢査而得到益處的，眞是數不勝數。去年檢査的男女共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八百名需經藥品或手術的治療。還有八百名婦人，子宮頸發現有損傷，婦女生過小孩子的，這子宮頸（Cervix）便是最容易感受癌症的地方。如果這些損傷不及早被發現而受診治的話，很容易有轉變癌症的可能。現在這八百位母親都護得了他們原有的健康，美國人稱菲立但而菲亞爲保健的中心（Health Mainterance center），實是當之而無愧的！

美國研究癌症及教授診治癌症的醫科大學或醫院，事實上爲數并不多。有名的大學當推康乃爾醫學院，該校第三年的課程中，有癌症防治法（Cancer prevention）的功課；其次則有紐約的紀念醫院（Memorial Hospital），有專門給大夫們從事高深的癌症問題的研究。這兩個地方，曾經多年合作，造就出不少的人材。最近紐約紀念醫院收到一筆四百萬美金的史龍，開脫林的補助金（Sloan-kettering Grant），預備在醫院的旁邊造一座新的研究所；另一邊紐約市要造一座紐約市立癌症醫院，以收容大量的病人。除了上述一校一醫院之外，最近洛氏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國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賈克生紀紀研究所(Jackson memorial Institute）以及各級醫科學校，都已經展開了對癌症的熱心的研究，而且它們彼此聯繫，互相交換各種研究情報；美國國立研究院，又從旁指導及讚助，其前途當然是非常光明的。

現在要談談這五年來研究方面的成就了。說起來很可笑，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把「性」和身體的關係，說得極其神妙，外國人是向來不大注意的。不想自從本世紀初法國生理學家白朗西卡博士發現了性腺或生殖腺（Sex gland）與身體衰老的關係以後，很多一知半解的人，便拿了這學說來做中國人的荒謬的「採陰補陽」說的可以還老回童的根據了。可是更想不到現在美國人研究癌症方面的線索，也在生殖素(Sex hormene）方面找到了路子。

生殖素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原來生殖素是男女性腺中分泌出來的刺激素。它們能使男人長得像個男人的樣子，女子長得像個女人的樣子。所以就有男性生殖素與女性生殖素之別。前者由睾丸（testes）分泌，後者由卵巢（ovary）分泌，都由血液輸送到全身各部，刺激身體的各種生理現象。如果這種刺激素發生了變化，那麼身體的各部也會形成種種不正常的現象。

美國的癌症研究家，偶然于診治男子的攝護腺癌症及婦女的乳房癌症時，將前者的睾丸及後者的卵巢移去，發現有將病痛減輕的現象。後來他們又發現患攝護腺癌症的男子，如用女性生殖素去注射，以中和他體內的男性生殖素，其症象也可減輕。癌症研究學者便假定這些患者中，必有不正常的生殖素產生，就分析他們的小便，果然能得到微量的不正常的生殖素。

後來用種種化合物來處理老鼠，發現有三百種化學品可以促使老鼠發生癌症。尤其有興趣的，是分析這些化學品的組成，都是炭氫化合物，其構造式和人類的生殖素極相類似。這當然決不是說這些就等於人類的生殖素，不過我們很可能由這些化學品的反應作用，造出一種像不正常的生殖素的東西來，供我們的研究；因爲從小便裏獲得的不正常生殖素，爲量太微了，實在不够研究之用。

到現在爲止，癌症研究者們，大部分就在致力於生殖素于癌症形成的微妙關係。那主要的問題，就是當人體起變化時，生殖素也跟着起變化，使得生命產生的要素如生殖素之類會把某些細胞弄成「無政府」的狀態，使人感到癌症的病害；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在人體內作怪？怎樣地作怪？癌症研究家們，對這問題雖然感到十分厭煩，但他們決不氣餒，認爲不久必能弄出結果。其次應用原子核的破裂而得到新的放射素，對于癌症的處理上，也打開了一條新的大道；美國的科學家們有的是錢和功夫，他們很樂觀地說：我們現在不過是開始，但我們必將從這裏獲得解答！

願南京當局一讀此文！

海南島的台灣人

饑無食。寒無衣。居無屋。病無藥。
被欺侮。受奚落。私嘆息。偷飲淚。
松青沙白。人間地獄！
同情何在。國澤何在！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海南島通信）中秋節過，海南島的南部瀕海處，已經是秋風颯颯，使人滋起鄉愁。從海口到榆林，載我們的民船，在海上飄盪了六日，終于在九月廿四日的黃昏，遠遠地望見榆林了，山環水抱，港灣流深，夕陽裏紅雲綠樹，藍灰色的海水，岸上響着嘹亮的號音，使人在心的深處，掀起複雜的想念和對祖國的赤誠熱望，船還不曾近岸，我們機關的一位高級長官給我們訓話，他說：「海南島的社會情形非常複雜，尤其在榆林方面，很多台灣人還不曾遣送，治安更成問題，大家到後工作時，應特別注意警惕。」我當時私心疑惑，所謂「台灣人」，是日軍中的台灣兵呢，還是台籍僑胞？前者就應該稱「台軍」，後者就應該是「同胞」。河山光復已一年，台灣還不是中國的地方嗎？身為國家的高級長官，為什麼還會吐出這帶有輕蔑性的稱呼呢？

翌晨中船靠了碼頭，因未覓定駐地，我走上岸來散步，碼頭上日軍修建的寬敞的貨倉，集居着近千的「台灣人」，他們蓬首垢面，衣不蔽體，每人一張破蓆子，橫七豎八的坐臥在地上，有的還正在各自燃火為炊，弄得烟霧迷漫，倉的一邊還[illegible]着馬，有面是一片空曠，盡是糞便——人便、溺臭、馬糞的各種氣息，病者的痛苦呻吟，飢者的長吁短嘆，加之一陣陣發人毛骨的夜風，一齊襲擊而來，我們置身其中，非若人間。

第二天，我開始與他們接談，他們大半都會說普通的中國話，因之知道他們都是以前駐紮在榆林、三亞、崖縣、感恩、北黎、昌江、樂東間日軍第十六警備隊暨橫須賀第四特別陸戰隊的七兵，和一部分僑居在此間的台民。目前集中榆林待遣的，至少尚有六千餘人。一年來，他們身上穿的襤褸了的依然是一年前投降時的軍衣、吃的平均每天領不到半斤糙米，甚或還一連數天不發，病的就任其死亡。名為集中管理待遣，實際是無人過問。大人物小人物都在忙着劫收物資，誰還顧照這賠本的生意！他們都希望早日回家，但望穿了海水，卻望不見迎載他們返台灣的船影，管理人告訴他們沒有船，這是個天大的謊。誰不知道從海防、從香港、從廣州、運走了數十萬打內戰的軍隊到東北、華北去，為什麼偏偏數到他們頭上就沒有了船？好容易候到九月三日，聯合國救濟總署派來了一艘船載走第一批的六千餘人，不料才行一日，便遇到颶風，一齊葬身海底！

死者含冤，生者無衣無食又將如何呢？

強悍的走向了五指山，五指山突起於島的中央，富有森林和礦產，廿年來，是共產黨和土匪盤踞的地帶，就是在日軍統治期間，也無法清除。敵人投降之初，許多飽受軍閥薰染的日台軍不願投降，都攜着槍桿入了黎，光復後，島上天旱失收，政治昏暗，又逼使多少善良的人民挺而走險，他們該是第三批了，於是匪盜縱橫、搶劫時聞，島上的路沒有一條是平坦的了，大人物坐飛機，小百姓靠運氣，運氣不好，被殺被劫，只有自認晦氣。此間官方宣稱社會的不安，歸咎於土匪的騷亂。但這些土匪大部是日台軍、共產軍、和飢民的結合，官方也沒加以否認，而土匪的首領則實稱他們是有組織，有訓練，有主義和理想的共產軍。事實上，中共的華南代表確也曾向廣州行營談判過承認，海南島的「土匪」是共產軍。儘管羅卓英主席調兵遣將一再聲明，海南島的治安絕無問題，土匪定可肅清。但土匪還是日益增加，依據陸軍整編第四十六師的綏靖報告，全島現有土匪約一萬七千餘人，步機槍四千餘枝，并在各縣成立猛進大隊及獨立大隊；但若據民間傳說，恐尚不止此數。往往一個城鎮上住着國軍，離城十餘里外就是他們活動的領域，彼此的兵力既無甚懸殊，因之也就互相默認，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各行其是。

比較善良的台灣人，就在榆林、三亞、紅沙村之間做着各式各樣的小生意，如賣粥、賣椰子甘蔗、賣捲烟、在海灘揀拾螺絲、替人挑卸搬運等等來求取一飽。但由於供者多求者少，有的孜孜待至日暮，尚一無所獲，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台軍餓得劈開了一個椰子，拿嘴巴喝裏面漿汁來充飢。水汁往嘴裏流，淚也從眼角向下流。如果我們認為對於這些純眞的良知良能自幼已被蒙蔽了的可憐

人，不應記取仇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時，看了這種情形，誰能不一洒崇高的同情之淚呢!?

據說榆林原不甚大，僅貧人和漁戶的椰子織成的小屋二三十家。其東七八華里的江沙雖較大，然猶不及內地的大村莊。住民日中爲市，入夕寥落險冷，其西四五華里之三亞，雖有瓦房數棟，但孤懸於海濱，尤其荒涼，惟海灣曲折，山巒穿插，則海山形勝耳，自日軍侵入海島後，因此地據險華南，控制南太平洋咽喉，日軍慘淡經營，不遺餘力，許多富有日本風情的軍營和住宅，都建築起來了。當我每日在海濱散步，心曠神怡時，不禁想起背山面海松青沙白的蘇曼殊書中的逗子海岸，就是這樣一帶清麗之地。你如白天在街上行走，看見一個個頭帶日本軍帽，赤膊赤脚，褲子已油污的不辨顏色，擺攤子的，端着東西兜賣的，右手拿棍左手提着鐵桶的，各式各樣地隨着滿天飛的蒼蠅在街頭流走坐臥的他們，街上的果皮蔗屑堆得掩蓋了地面，十月的陽光播散着，衝天的臭氣，你能相信這是有着軍政長官管理的國防要塞嗎？任他們在垃圾、飢餓、疾病中自生自滅，他們是被人類遺忘了一羣可憐蟲呵！

比較生活得好一點的，是他們之間的技術人才。舉凡汽車駕駛，特科醫生，工廠技師，甚至管理敵人物資倉庫的助理員，無一不是他們担任。沒有他們。在這裏就無法接收。沒有他們，一切都不容易推動。但生活得比較好，並不就是幸福，整日在冷落和欺侮中過日子，由於他們是知識份子，感觸較敏，所以他們在精神上衔受的痛苦，也特別深重。一位在新十九軍野戰醫院充上尉軍醫，担任檢查顯微鏡工作的台灣青年告訴我，他在家曾受過九年的日本中等教育，畢業後在一家食糖公司裏做事，戰事爆發後被徵調了出來的。日人在台統治得非常厲害，誰家不去當兵，便全家不給配發食糧。但很多台灣青年不願作戰，被徵到海南島上來，回家既然無望，索性都投到五指山中的游擊隊裏去了。他接着懷然地說，想不到到今天中國對待我們比日本人還不如！

正如他所說的一樣，這種迫害他們的思想與意識，正支配着此間軍政人員的行爲；大家口口聲聲喊着台灣人今天受罪眞是活該，誰叫他們打仗時比日本人還兇狠呢。現在可落在我們眼下了！聽了眞令人啼笑皆非！他們的父代被奴役，自己的腦子自小被嚴格的奴化教育所痲醉，暴力剝奪了他們做人的權利，既然一切追之於破動，又有什麼罪過不可以饒恕？史太林能夠原宥被希特拉奴役的烏克蘭人，我們爲什麼不能給自己的同胞輪送溫情？

走筆至此，天已薄暮，一個在我們機關裏做雜傭的台胞到來向我笑着說，又有船來送他們回家了，明天早晨就要上船，特來道別。他的臉上掛着經常難見的光輝和朗笑，我的居室窗外，透過成蔭的椰子林可以望見海，果然有一艘船在港的近處停泊。我默默地祝禱：颶風不再襲擊閩粵海岸，讓他們於日離風和中早到台灣。

一九四六，十，二，于榆林港。

青海的馬步芳

本刊特約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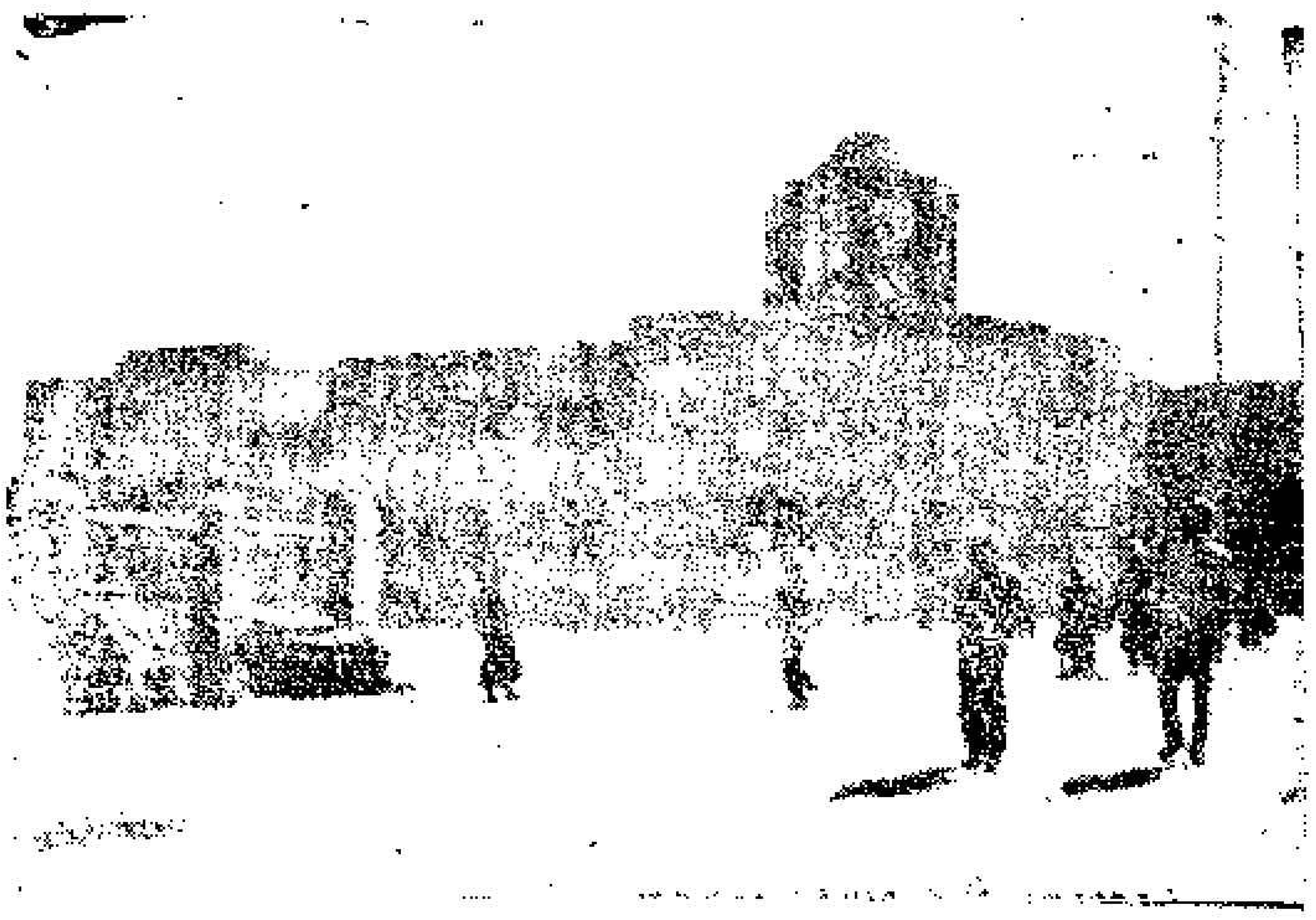
（本刊特約西寧通信）美國 Edgar Snow在「Red star over china」書中，曾提及西北的四馬，其中第三個便是現任青海省主席的馬步芳。史諾曾將青海喻爲司惠夫特書裏所假設的幻奇之地的模型——那一片 Houy-hnhnm 的幻地，並批評馬步芳所領導的新新教（回教徒的一派）爲國民黨所支持，他的周圍環繞着許多食客、幕僚、吏員、大地主以及大牧場主，都是依靠了他來維持勢力的；所可惜的，是他並非是以領導宗教新運動的人物云云。在他的全書中，我們不否認爲她的觀察正確，至於上面所引的一段（大意），則相當的有他的見地。

馬氏從他叔父馬麟（勳臣）手裏承襲了青海省的軍、政、教大權，便盤踞着這片遼闊的土地，已經是十幾年了。這中間經歷過八年艱苦抗戰的階段，除了玉樹有過三四次地方糾紛的兵變之外，大都是安謐無事。其主要原因不得歸根到地域和宗族制度。省府所轄的廿多個縣份和幾個設治局，都集中在青東省會西寧的一隅，其餘六分之五的土地上，都是蒙旗（二十五旗）和藏族（七十餘族）分別統轄的游牧民族，仍過着極其原始的部落生活，除了他們的王爺、札薩克、佛爺的旨意之外，無從瞭解政府的政令，可以說是完全「自治」的，用不着馬氏再去分心。而馬氏除了在每年例行的祭海會盟時，代表着中央來「等因奉此」一番之外，很少能到他所轄的全省各地去考察一下民瘼。青海至今還公開行使着硬幣，便是「政令不行」的明證。

由於馬氏家世的淵源，我們曉得他過去確是一個花花公子，在他少年時代，難免有過一個荒唐的日月，有時甚至被人傳說成暴戾、跋扈和無賴的人物。但當他繼承了主席並兼任八十二軍軍長之後，他開始了轉變，影響他最深的便是他的兒子馬繼援。有一個傳說：馬氏要去做一件無聊而殘害民衆的事時，他的兒子馬繼援曾以拔槍自殺來規諫他父親。而馬繼援則是中央騎兵學校的畢業生，那時候的蔣委員長的擁護者。

馬氏的性格，根據過去很多事件的觀察，證明他很粗獷，但有時又很細緻，他很豪爽，有時又很狹隘，他勇猛，有時却也機智，他猜忌，有時也顯得仁慈，這種種複雜而又多樣的性格、矛盾、迂迴、統一，交織在他封建的、英雄主義的行動中，有人說他潛有土皇帝的思想，過去或許是如此，但經過多年的見聞，多方面的生活體驗與鬪爭，把這種心理漸漸矯正過來了。戰時蔣委員長去青海巡視，馬氏曾親

西寧最新式之建築
——湟中大廈



自在蔣公的寢室外守衛了一通夜，這便可以說明他服膺蔣公的程度了！

他在治軍的時候，據說是身先士卒，賞罰嚴明，但他更會利用部隊來給他做許多義務的勞動工作，很少時間來加以必要的近代軍事訓練，官兵們的待遇少得無以復加，由於那時中央還沒有統編，他的部隊、也沒有統一發軍餉，一切的軍用糧秣，沓雜供應，均由各縣人民負担，結果是民不勝其紛擾，但又畏於權勢，敢怒而不敢

營。廿八年之後，軍餉才由中央統籌撥發，不再由地方負担了，而馬氏也將軍隊交給他的兒子，自己卻退享清福只幹他的主席了。

最近來西寧渠會的工程師們，都一致稱讚着西寧市的建設，以及由蘭州到西寧沿途的造林、築路、等猛進的建設。還有人在會場上再三再四的當面譽揚，但我們的工程師並沒有越過西寧再向西去看看；固然，省政建設是由一點一滴積成的，而建設工作最需要的還是決心和毅力，只要發了軔，終久是要達到「民富財裕」的目的的；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了這種建設的得以完成，除了士兵和人民流了無數的血汗之外，所有的利益都給官府、士紳以及他們的窮閑者流享受去了；而人民依然在饑餓綫上掙扎，在專制空氣裏窒息，在內戰邊沿上徬徨。據人民的私語，馬主席在他所能統轄的區域內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產業，而一切皮毛、藥材、木料、食糧、鹽巴等大宗的出口貨物，都為官方所「統制」「經營」，人民所賸餘的便是盡國民當壯丁，納賦稅，唯命是從的義務，和如何博得每天的三餐粗食了。

馬氏自己已有了充沛的資力，再加上中央補助和地方財政相當的收入，近幾年他頗樂於建設的工作，來一說他過去的窮蹤；（其實時代也迫他不得不如此）民國廿九年修成了甘青公路，（東起享堂，西至西寧，長百零九公里）卅三年修成了青藏公路，（北起西寧，南達玉樹，長八百廿餘公里，只通過一兩次車，現在正擬改善）而今年五月間開始興修的青新公路（東起倒淌河——西寧以西百零四公里——西至南疆諾羌），長途千二百餘公里，本年預計完成的半數，由於工程路綫的天時、地理的不利，再加上人事的不臧，全部工程人員都遭過了傷透腦筋的事情，怨聲載道，現在因地凍而停工了。明春興工，是不是都會褒足不前？

到過西寧的人都盛稱電燈的明亮，勝過西北任何一個都市。是的，這是湟水的水力發電廠的成就，去年雙十節才完成，目前的發電機僅僅可發三百匹馬力的電量，只供應官府、士紳、要員、巨商的照明，焉得不亮？而在一般老百姓家裏，晚上只有點菜油燈，煤油都照不起。現在請美國毛理爾博士設計的西寧自來水工程，全部工程預算是五億五千萬元，明年春天便要開始了，老百姓都在張着十八世紀的口，等着喝這廿世紀的「水」了！

西寧市面有好幾座立體式的堂皇建築，如「湟中實業公司」（青海省經濟的總樞紐），「帳篷大旅社」；「湟中大廈」（外來貴賓們的棲息地），「湟光影院」，（要人士紳們的享樂所）以及峨巍的官廳，光潔（而無行道樹）的馬路，這僅僅顯示了西寧光明的一面，在另一面，狹隘陰暗的平房，坎坷不平的小巷，污穢凌亂的市鎮，和前者有一兩個世紀的差別，為什麼興趣都不及此，來改建改建呢？

這次工程師學會第十四屆年會西北區分會來西寧渠會，請馬主席担任名譽會長，他印發長達千餘字的「書面致辭」，有許多「歡迎」，「科學的必要」，「請勿吝指教」，「期望」指導出一個具體正確的基礎等等書面的談話、並由青海省政府提出了「畜產製造」，「浚湟水通航」，「享堂峽湟水水力發電」，「電解青鹽」，「西寧市區建設計劃」，「湟水區黃河上游灘瀨」，「鹹灘砂築路問題」……等等提案，議決案是勉強做成了，但「人材」的羅致和保留，卻是最先要解決的條件。有人說，要想把青海建設成一個現代的省區，除非馬主席向更開明的路上走。

（十一月廿一日寄）

讀者來函詢問及續訂，務請註明訂單號碼！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二）

Donald Morrow著
梁　實　秋譯

二　莎士比亞之商業階級的政治觀

莎士比亞的戲劇，像一切文藝作品一般，對某一些意見與態度表示同情，而不惜對其他的加以抨擊。準確的說，是那一些意見與態度呢？答案是很多的。有些批評家，太過火些，創爲很瑣碎的解釋，而往往不能貫通。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想太大胆，並不想給莎士比亞的文字再加一番解釋。我在這一段裏所要討論到的態度，在莎士比亞作品裏是很明顯的，一般批評家都常見到過。不過他們沒有指明，這些態度是階級的態度，是與商業中人諧調的，是與封建貴族敵對的。

商人與封建貴族採取相反的看法最緊要問題之一，便是，關於教皇的地位。天主教的貴族階級要擁他重爲英格蘭教會的首腦，因爲那即是贏回寺院土地與政治權威的意思。他自己也與他們合作，鼓勵外國及一切英國的天主教徒參加對伊利涉白政府的叛變。

教皇是在這種活動的中心，商業階級對他的忿恨達到了極點，他的聯盟天主教的西班牙文威嚇着要使入英格蘭幫助封建貴族，在這時節，莎士比亞從一齣反教皇的戲劇（註一）採取材料，寫一齣英格蘭王約翰的歷史劇，藉他的口說出極強烈的話，反抗教皇做英格蘭精神上的權威的要求：

菲利泊王

教皇的神聖使者來了。

潘德爾夫

敬禮了，你們代天行道的聖主：
約翰王，我有神聖的使命給你。
我潘德爾夫，是米蘭的主教，
是教皇陸諾森差來的使者，
我以他的名義，虔誠的問你
你爲什麼這樣倔强的輕蔑
我們的聖母，教會。並且用武力
刼持由教皇座前特選爲
坎特布萊大主教的斯蒂芬蘭頓？
這件事，我以上述聖父的名義，
即教皇陸諾森，嚴行質問你。

約翰王

什麼名義能有質問的權利
來強迫一個神聖帝王作答？
主教，你不能造出一個名義來
強制我答話，像教皇的名義
那樣的輕微，卑鄙，荒謬。
告訴他這話；並且再告訴他
英格蘭王親口說的，意大利的
教士不得再在我們國內徵稅；
我乃天下的至尊，奉天承運，
在那最高的上帝之下獨立，
不需要一個凡人前來相助：
這樣告訴教皇，並且對於他
和他僭越的威權全無敬意。

菲利泊王

英格蘭的老弟，你這是瀆褻了。

約翰王

雖然你與奉耶教的所有帝王

都被這多管閑事的牧師所愚弄，
懼怕那用金錢可以贖買的咀咒；
藉了下流卑賤的臭金錢的力量，
便可購買一個人的飜縱的赦宥，
而這個人以出賣赦宥當做生意；
雖然你與其他的被愚弄的人，
甘心出資供養這興騙的妖人，
但是我，我獨自偏偏的要反抗
敎皇，認他的黨羽爲我的仇敵。

潘德爾夫

那麼，依照我所有的合法的威權，
宣布你是被咀咒並被驅逐出教：
凡臣服於這個叛教徒的人們
如有反抗的便是有福了；
若是有人用任何秘密方法，
結果了你的可恨的生命，
那個人便被認爲是有功，
敎封爲聖徒，永受世人禮拜。（註二）

若要對「約翰王」的反教皇精神得較完全的理解，我願請讀者去讀這齣戲的全文。我在此地只要喚起大家注意最後的一段話，這段話當然是約翰王嚴詞拒絕教皇要求之後纔說的。這段話明顯的表示出伊利沙白政權的同情，及對威脅這政權的外國天主教徒之敵愾：

這英格蘭從不會，並且永不會，
屈服在一個征服者的腳下，
全世界儘管從三面來攻，
我們也能制勝。誰也不能使我們愁，
假如英格蘭的本性能永久保留。

普通的讀者，無疑的，會把這戲認爲是反教皇的，這從一般莎士比亞批評家的感想裏就可以看出來。幾乎沒有一個例外（註三），他們曾指陳：「約翰王」是確定的反教皇的。我引徵幾家。不過還要注意，他們並不把他們的話當做個人見解的表現，而是當做明顯的事實的表現：

他的（莎士比亞的）早年歷史劇之一，約翰王，很強烈的坦白的表現一般英國人關於庇護五世壓迫他們女皇的諭旨的情緒。（註四）

他的劇辭中有幾處，例如在約翰王裏，表白英格蘭皇帝的獨立，不屈從教皇的要求，及其對教皇的僭奪的權威之否認。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情緒在伊利沙白時代劇院中可以得到什麼樣的采聲。（註五）

這段話（即前面所引的）深深的打入了羣衆的心坎。池子裏沒有一個人沒聽說過羅馬狡詐的參加過暗殺伊利沙白的事情……我很想能在當時的劇院裏去聽聽觀衆對於約翰與潘德爾夫這段談話所發出的歡呼聲。（註六）

關於叛變的行動，商人與封建階級的人有正相反的見解。對於天主教的貴族們，這是恢復教皇威權的一種武器。他們不但用這武器，他們的作家還有些位在理論上證實其爲合理（註七）。

莎士比亞對叛變的反對，比起他對教皇的反對，是更無需乎指陳的，因爲那是同樣的明顯，而且更爲常見。「亨利四世」兩部戲劇裏，波西一家的整個叛變，以前曾有人指出過（註八），是被描寫在很不利的情形之下，而撲滅叛變的亨利四世得到很優越的表現。他口裏說出的反對叛變的話是格外的有力量：

這些話你是的確說過，
在市集宣布，在教堂誦讀，
用美麗的顏色給叛變
穿上一層外衣，爲的是使那些
善變的不滿的人們覺得悅目，
他們摩肘得意的聽着大嘴
靜聽着叛亂的消息：
凡是叛變從沒有缺乏過
文飾私心的彩色；
粗暴的貧民，其私心是渴望
大混亂的來臨。（註九）

尤其有意義的乃是，對於那些想以宗教名義解脫自己的叛徒們所加的攻擊，因爲，我們要記得，在莎士比亞時代一般奉天主教的貴族正是喜歡這樣做。衛斯摩蘭，亨利四世的主要的支持者，這樣的斥責了在叛徒那方面的約克大主教：

如其那叛變
來得不失本色。爲合的一羣，
兇頑的青年領頭，衣裳襤褸，
受貧窮的孩子們的擁護，
如其暴動是這樣子出現，
以其眞正的本色而出現，
那麼你，聖父，和諸位貴人

就不該在此地，以你們的身分
來給這一班低賤兇殘的暴民
遮掩醜態。你，大主教閣下，
你的寶座是用和平來維持的，
你的鬍鬚是經和平的銀手拂過的，
你的學問文章是和平中蔚成的，
你的白袈裟象徵純潔，
白鴿一般，和平精神的表現，
爲什麼你這樣改翻你的言詞，
撇棄了慈辭的和平論調，
採取叫囂的戰爭口胳；
把你的書變成甲，墨水變成血，
筆變成槍，神聖的舌端
變成高職的喇叭，戰爭的信號？
……………………
你居然給這狂妄兇殘的叛變
蓋上一顆神聖的鈐印，
把叛變的刀奉爲神聖？（註十）

在下一景裏，用善意描寫了的蘭卡斯特的約翰即亨利四世之子，未來的亨利五世之兄，對這一位大主教也說了這樣的話：

約克閣下，你是比較體面些，
當你的教民，聞鐘聲去集會，
圍着你虔敬的聽着
你宣講聖經的妙義，
遠勝過你現在，披着鐵甲，
用你的鼓激動一羣暴民，
棄了言語用刀槍，引人入死途。
一個帝王的心腹之人，
受足了他的恩寵的煦育，
若是濫用起國王的恩寵，
嗳呀，在這至尊的屏蔽之下
他要闖出什麼亂事！主教啊，
你正是這個樣。誰沒聽說過，
你是怎樣的精通聖經？
對我們，你是上帝班前的領袖；
你是上帝自身之想像的喉舌；
你簡直是上天的神聖恩寵
與我們塵世凡人之間的
一個媒介。啊，誰能相信
你不是濫用你的地位的尊嚴，
利用上天的恩寵與庇護，
像奸詐的寵臣擅用主上的威名，
去做不正當的事？你借了
上帝的假冒的准許，
徵募上帝代表（我的父親）的臣民，
上犯天意，下擾君心，
集合成爲隊伍。（註十一）

對這些議論的反駁是不强的，並不能成爲叛變之眞正的辯護。例如，約克大主教被衛斯摩蘭與蘭卡斯特責問之後，雖然想要爲他的行動辯護，却承認叛變爲『醜惡』：

好蘭卡斯特殿下，
我並非要擾亂你父王的和平；
但是，我已告訴衛斯摩蘭大人，
紛亂的局勢，按照着常情，
迫使我們採取這醜惡的手段，
保障我們自己的安全。（註十二）

讀者若願得莎士比亞不贊成叛變之最終的證明，可以在歷史劇中到處找到充分證據。我只要再說一點，關於反教皇的情緒的問題，我覺得諸批評家是態度一致的。（註十三）

關於皇室的地位，商人與封建貴族也取相反的態度。由伊利沙白所代表的皇室權力，是反對封建貴族的，所以貴族們也很自然的對皇室表示輕蔑，尤其是在把他和教皇勢力相較的時候。（註十四）

但是商人們是傾向於君主專制的。他們推崇皇室的勢力，恰似天主教徒對之表示輕蔑，是同樣的熱烈，——只要皇室權力是在他們這一面。我們要明瞭，『君主神權說』是新教的一種學說，在宗教改革時代被商人們所採納。他們宣稱國王是上帝的直接代理人，還實在是把他從教皇的精神權威下解脫出來，更好要求英國臣民對他效忠。在伊利沙白整個時代，（還有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的時代），商界人們雖然不至於永遠是提倡神權，對皇室威權却是恭順的。議會沒有施行權威來制裁女皇，就是因爲無此需要。她承受了她的位置，做爲商業中人的政治工具之一部分。在推崇她的權威，擁護她向英國臣民要求對她效忠之中，他們實在是推崇他們自己。等到哲姆士斯圖亞登王位很久，用皇權壓迫他們，纔有大數目的商人終於開始輕蔑皇室威權，堅持議會之優越勢力。

莎士比亞在對皇室威權的矛盾見解之中，和在別的政治問題裏一樣，是立在商人階級一面的。他不但對當朝的女皇表示了敬意（註十五），並且在他的戲劇裏一貫的表示了對現存的皇室威權表示敬意。在歷史劇中是特別的明顯重要，在別的各劇裏也不是可忽略的。在『李爾王』裏，譬如，李爾王的感情的一部份——雖然不是主要部份——是只有用敬意描寫的帝王纔能有的那種感情，並且是要觀衆對這些感情表示同情的，尤其是藉了坎特那個角色。

我覺得『馬克白』也表示了對王的敬意。使馬克白感受强烈苦惱的主要罪惡，便是謀殺一位賢君，『從政如此廉明的』那個『鄧堪』。馬克白所犯的罪，不就是封建的天主教徒所要犯的弑君的大罪麼？我並不要說莎士比亞寫『馬克白』便是爲要責斥那些封建貴族，不過很明顯的這

戲是反對他們的。這戲不是從他們自己意境中產生出來的，並且無論其用意何在，總不能使他們舒服。試想一個封建的貴族，在計劃着謀殺英㈣君主的前一夜，觀看「馬克白」的上演！不用費辭就可以令他相信寫這戲的人不是他的同黨。「哈姆雷特」也表示對皇室的尊敬。完全靠了這齣戲，觀衆便同情於哈姆雷特之決心報殺父之仇，一位賢明君主慘被謀害之仇。

莎士比亞對皇室的尊敬，像在此地討論到的其他態度一樣，會被許多批評家指陳過。（註十六）

愛國的國家主義，在莎士比亞寫作的時代，並不是天主教的封建階級所能有心情。對於他們，英格蘭是不能認爲滿意的，若想在其中得到愉樂是還有待於努力的。他們縈繞於懷的是叛變，他們期待着外援。「伊利沙白時代的天主教思想」，據朱爾丹說：

> 至少有兩個特點，使它顯明的異於當時的新教思想。第一，它是越來越變成爲「非英吉利的」，並且在這朝最危急的時候還是近於「反英吉利的」。……英吉利的法律日趨於嚴峻，要逼迫僧侶及俗人間之較激烈者走上流亡一氣。……這一羣於是與耶穌教會徒沆瀣一氣，養成鮮明的大陸派的見解。他們眷念的是教會，而不是他們的國家，並且爲了他們的教會的勝利，他們就是不情顛犧牲英格蘭的國格，至少也情願犧牲英格蘭的鞏固。（註十七）

無疑的有些天主教徒並不預備這樣激烈，但這卻是許多天主教徒的態度，而且天主教徒若做爲一個團體看，是與英格蘭的外敵深相結納的，因爲他們希望藉這些外敵的助力去贏得他們的勝利。

莎士比亞與此恰恰相反，充滿了愛國的國家主義。他誇耀英格蘭，不惜以別國爲代價，這是慣例，而尤以描述對外戰爭時爲然。這或者在他描述亨利五世在阿金谷戰勝法蘭西時爲最明顯。批評家都承認，這整段的描寫是充滿了對英格蘭及其光榮勝利之讚美。有時候在若干戲裏，莎士比亞用直接的言辭表示了他的愛國主義，像在上面已經引過的「約翰王」末尾的幾行，有時候在某幾段裏表示對英格蘭鄉土的柔情。在剛特的約翰的那段著名的一段話裏，這種精神達到了最高點：

> 這個帝王的寶座，君主的島國，
> 這莊嚴的領土，馬爾斯的本鄉，
> 這人間的綺甸，塵世的樂土，
> 這「自然」爲自己締造的堅壘，
> 所以抵禦災疫和戰爭的魔手，
> 這幸福的人種，這小小的世界，
> 這鑲在銀海中的一顆寶石，
> 把海當做一層牆壁，
> 又當做護家的壕渠，
> 所以防備較不幸的國土的覬覦，
> 這幸運的所在，這土地，這領域，這英格蘭
> ……（註十八）

莎士比亞的愛國精神，讀者是不會忽略的，批評家曾充分的承認，有些批評家還比我在此地所闡釋的更爲詳盡哩。（註十九）

註一　莎士比亞到一齣舊劇 The Troublesome Reign. 裏尋求材料，而此舊劇係根據一位新教徒 John Bale 所寫另一更早之劇而成，此人寫劇之目的乃是以責難羅馬而推崇英國新教。

註二　第三幕第一景。

註三　有幾個天主教徒。如 Father Bowden（看 Seibel, G. The Relig'on of Shakespeare, London, 1924）曾主張莎士比亞是一個天主教徒。但 Catholic Encyclopedia 也沒有主張到這個地步。

註四　Shakespeare's England (a symposium Oxford, 916 vol I p 51.

註五　Ditchfield, P. H The England of Shake peare, N Y. 19 7 p. 53.

註六　Brokke, S. Ten More Plays of Shakespeare, N. Y. 19 7 p. 231

註七　『天主教作家，想要減削伊利沙白的威權，就提倡一種革命的學說。』Einstein, L. Tudor Ideals, N. Y. 1921 p. 98.

註八　看第一篇第五註。

註九　「亨利四世」上篇，第五幕第一景。

註十　「亨利四世」下篇，第四幕第一景。

註十一　同上，第二景。

註十二　同上，第二景。

註十三　可看 Wingfield-Stratford, E. History fo English Patriotism, N. Y. 13 v. I. I ch. VII · Marriott, J. A R. English History in Shakespeare, N. Y. 1 18 pp. 35-5

註十四　『許多人推崇王室，但亦有少數人輕視它。這種議論常是天主教的，並且是爭辯的，從羅馬與 Douai 散佈出來。但英人亦有此等論調。……凡提倡此種論調者率皆詛咒專制主義之奴隸性。』Einstein, L. Tudor Ideals, p. 93

註十五　「仲夏狂夜夢」第二幕第一景裏有對伊利沙白女王的一段諛辭（看 Chambers, E. K. William Shakespeare, Oxford, 1930 vol. I p. 358）莎士比亞與佛萊琪合作之「亨利八世」裏有對女王更強烈的敬意。

註十六　看 Einstein, L. Tudor Ideals, p. 18 看 Clark, C. The Eternal Shakespee, London, 1930 pp. 1'2-114

註十七　Jordan, W. K.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s Toleration in Edgland, London, 1932 p. 2'2-3

註十八　「利查二世」第二幕第一景。

註十九　特看 Clark, C. The Eternal Shakespeare, Chapter V.

讀者投書

以科學服務人類

安平先生：我寫這封信的動機，遠在今年春天。那時我在武漢大學工科研究所作研究生。記得在四川樂山時，偶然發現書攤上出售的一本「客觀」，讀了以後很受感動。當時對先生深表同情敬仰。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混亂不上軌道的局面下，「客觀」反映現實，批評現實，介紹進步的理論，指示改造的途徑。本着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大立場，在文化出版界異軍突起，堅苦奮鬥，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後來又知道先生將去滬全力創辦「觀察」。我一直在期望着「觀察」的誕生，仍願作她的一個基本讀者。不久離開樂山，回到了我的故鄉太原。那是一個饑荒的城市。我所懷念着的「觀察」，却一點消息沒有。最近我來到天津北洋大學任教，始在大公報上看到「觀察」的廣告，特地寫這封信給先生。

我現在要告訴先生的，就是我是一個學自然科學（電機工程）的人，但是一向閱讀的興趣很廣，同時對我將來的事業也有一種奇特的想法。我們不能否認科學是一個有力的工具，但究否能促進社會進步，或加倍摧殘人類，那全看對科學的認識和如何來使用牠。我們武漢大學的一部份同學，深感科學建設之重要，更憂于國是之日非，人民愚、貧、弱、私之日見加重，科學事業生產建設不為一般社會之重視，大胆的發起一個『科學化的社會建設運動』，用科學來服務人類，發揚科學文化，以求中國全體人民能享有自由，合理，快樂，豐盛的生活。這個組織的名稱叫做『科學青年會』。

茲將我們的信條及章程說明如左：

一、科學青年會的性質

（一）科學青年會是以科學服務人類的。（二）科學青年會的工作範圍包括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三）科學青年的運動是世界性的。（四）科學青年會無政黨作用。

二、科學青年會的精神

（一）尊崇理性，發揚科學精神。（二）信賴合作，重視集體。（三）誠懇踏實，切忌空泛。（四）維護個體的尊嚴，自由與平等。

三、科學青年會的工作

（一）文化部份：推廣科學教育。致力科學研究。搜集並供應科學資料。出版科學書刊。設立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發展廣播及新聞事業。

（二）健康部份：普及醫藥供應，如創設公立醫院，托兒所，巡迴醫療隊，及醫藥合作，健康保險制度。改善環境衛生及公用事業。介紹保健知識，包括衛生及生理常識，心理衛生。提倡健康娛樂及音樂藝術活動。鼓勵參觀旅行如夏令營，訪問團。倡導各種體育健身活動。

（三）生產部份：發展民生日用工業如家庭化學工業，家庭電具工業，無線電器材工業，教育用品工業，造紙印刷工業。設立營造建築公司。改良農田耕作方法。發展畜牧擠乳事業。推行農村電氣化運動如小型水力發電。倡導農村生產合作運動。設立生產技術改進所。輔助各種社會保險事業。

四、科學青年會會章通則

會訓：以科學服務人類。

名稱：某校或某市科學青年會。

宗旨：發揚科學文化，以求全人類均能享有自由，合理，快樂，豐盛之生活。

會員：（一）凡贊同本會宗旨，願從事科學文化服務者均得為本會會員。（二）會員分名譽會員，團體會員，普通會員三種。

組織：（一）本會組織分校會及市會兩種。（二）本會設文化，健康，生產三部及秘書，研究，資料三室。（三）本會得聘請顧問。（四）本會得設置各種委員會。

經費：經費之來源，由會費，捐募及本會事業之盈餘充之。

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欠缺，但我們有一番熱誠坦白的心情，願意虛心的學習，一步步的從小處做起，向着最終的理想走去！我們熱望着文化界教育界前輩以及青年朋友們的同情、聯絡、合作、贊助、批評、及指導。　敬祝

撰安　　左境翺躬十一月廿五日　天津北洋大學

（編者按：讀者中有意與左君通信者，請逕寄天津北洋大學）

科學·和平

編輯先生！連讀貴刊，忠言讜論，有裨人心，衷心感佩。茲將讀後感想，敬陳左右。距今十五年前，曾目覩世界學說紛紜，釀成人類慘劇，衷情不安，欲求解決。推求原因，在世界各國均以利害為政事。所以如此，皆由於着眼物質過甚。其實人類生活不僅在於事實物質，尤在要求價值，所謂「觀而與之

·乞人不屑也。」一個人如此，國際亦然。是以每次大戰，在戰前，總說爲和平而戰，戰後總說正義戰勝。儘管假話一片，亦可看出，人類在事實物質以外，仍有價值之要求。世界所以着眼利害，在於注目物質事實，忘了價值。我們根究其中原因，皆是科學發達之果。科學發達，使世界現象，人類組織，人生看法一切改變。迄乎今日，科學佔據了全人類的心靈。但科學是甚麼東西？科學不過一團知識，一種工具，一個方法。那麼知識工具方法，是否讓他如野馬狂奔，至於覂駕？原來知識工具，猶之水火　水火人一日不可離，但水火亦可殺人無情，全看人運用如何。如何運用科學使之不爲害於人，而裨益於人，於是想重新估定科學的價值，與以相當地位，再建設人類價值之學。事隔十五年，原子能時代到臨，控制原子彈，成了舉世注目的問題。當年對科學爲害的追求所起隱憂，現在居然如大難當頭，刻不容緩以求解決。所以看到貴刊潘光旦伍啓元等先生發展人文科學的文字，知道這個問題，已有國人注意。而全世界注意如何控制原子彈問題，不知說是如何控制科學爲概括切實。因爲科學這匹野馬將來跑到甚麼地方，狂進到甚麼樣子，是永遠不能斷定的，控制科學，已爲目前人類重大的問題。

復次則又一問題，世界如何奠定永久和平的路子。這是自大戰以來日夜不能忘懷的問題。幸自倭降以來，得知世界聯合國的組織，聯合國中又有教育科學文化局的組織。他以民衆教育的方式，推進各國人民的相互認識與了解，建立人類文化道德基礎，爲永久和平作道路。報紙上轉載「自由世界」上介紹「聯合國文教局」一文中，知道文教局中，雖在努力尋求建設的方法，然而仍不放心於狹義的國家主義，違反國際和平的主張。這樣又恰好引起我們從前的計劃。大概在三年前，我們想到中國政治之壞，人材之缺，和中國文化不得其解的問題，所以如此混亂，中國文化弄糟的弄糟，推翻的推翻，硬拿西方的硬塞的硬塞，大家犯了一個毛病，是不論中外人士始終沒認清中國的國性。中國到現在，還是一個謎，猜不透他的脾氣，如何對症下藥，給中國一切庶政一個正當的路子。我們研究的結果，我們知道西洋是科學的民族，中國是藝術的民族。中國自聖經賢傳至醫卜星象，自個人修身齊家以至典章制度，社會國家，統是藝術的。他的國性是藝術的，那麼祇知運用科學來治國家其路必不通，我們假茲規定了我們的國性民族性，我們希望用文化來奠定國家百年大計與世界和平。我們主張有文獻館的組織，自中央至省縣，統有館設，他的任務是將中外文化事業統歸他去辦，將國家的歷史，依章實齋史邑設科的方法來整個的担任起來。其次國家的人材，但靠知識的攷試不夠，依照漢唐察孝廉的方法由各文獻館舉送攷試院攷試。其次保存各地文物。其次舉辦民衆教育。關於社會民族禮俗習慣，禮樂典章隨時加以創制修正。其次關於國際文化交流統歸文獻館担任。文教局既然憂慮世界狹義的國家主義，我們何妨來自行組織國際連繫的文獻館，來担任比文教局更嚴密，更切實的工作以奠定永久和平。

以上所言問題，存於心者均數年至十年以上，非敢自詡先見，僅問題當前，不能不解決，苦心焦思若干歲月，敬祈先生諒其苦衷，予以披露，藉求共鳴。專頌

箸安　王次通謹啓

十月十九日濟南

關于新疆

編者先生：（上略）

關于新疆問題　如果我人今日以外蒙看新疆，自可無動於中；否則，以今日之新疆情形而論，危機更甚於前。種族間之仇視，從內在的潛伏，而引爲表面化；從軍事的周旋，又擴爲政治上的爭鬥。外來勢力，日益穩固；國際間如無變化，新疆將因高度自治，造成其更爲悲慘之命運。現在伊寧事變，雖已和平解決，但在七月一日迪化開和平慶祝大會時，在伊寧却慶祝其革命勝利。張兼主席近訪問伊寧各族時，當地不以「主席」稱之，却稱之爲「貴賓」。歡迎這「貴賓」的標識，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旗，而是綠底月牙五星形的東土耳其斯坦政府的「國旗」。伊迪交通雖已開放，漢族仍不能前往伊寧。就是維哈等族人民，亦須向副主席阿合買提密領通行證，始可前往。其情形特殊，可想而知。（下略）

此致

大安

讀者敎先謹上

十一月三日蘭州

歡迎讀者投書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A. C. E. C. Belgium

(Ateliers de Constructions Electriques de Charleroi)

General Office:

CHARLEROI, BELGIUM

本廠製造各種膠皮線，鉛皮線，花線，堅性橡皮線，風雨線，紗包線，軍用電話線，幷製馬達，電話機，電表，以及其他各種零件，無不應有盡有，如蒙垂顧，不勝歡迎。

比國沙城電器製造工廠

上海總行 電話 一四九八〇

郵政信箱 四七三號

四川路一三三號卜內門大廈二樓 電報掛號 DALCO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五九三

總管理處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二八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六二八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二四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

立興祥綢緞局

呢絨 綢緞 布疋

※上海南京路雲南路口※

—— 電話九五〇八六 ——